

MOBILE SUIT
GUNDAM
UNICORN

机动战士敢达UC

4 帛琉攻略战

(日) 福井晴敏 著

(日) 安彦良和 / 角色设计·插画

(日) KATOKI HAJIME / 机械设定

(日) 矢立肇 (日) 富野由悠季 / 原案

郑人彦 / 译



机动战士敢达UC(UNICORN)4
帛琉攻略战

福井晴敏 /著

(日) 安彦良和 /角色设计·插画 (日) KATOKI HAJIME /机械设定
(日) 虎哉孝征 /扉页·内文插画 (日) 矢立肇 (日) 富野由悠季 /原案 郑人彦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机动战士敢达UC 4. 帛琉攻略战 / (日) 福井晴敏著; (日) 安彦良和绘; 郑人彦译.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356-5421-2

I. ①机… II. ①福… ②安… ③郑…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10236号

原著名:《機動戦士ガンダムUC④パラオ攻略戦》, 著者: 福井晴敏, 角色设计·插图: 安彦良和, 封页·内文插画: 虎哉孝征, 机械设定: カトキハジメ

©Harutoshi FUKUI 2008

©SOTSU・SUNRISE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8 by KADOKAWA SHOTEN Co.,Ltd.,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Co.,Ltd.,Toky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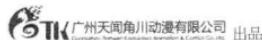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出品并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湖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1-341

本书为引进版图书, 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 故本书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特此说明。

机动战士敢达UC4

帛琉攻略战



著者 (日) 福井晴敏
角色设计·插画 (日) 安彦良和
机械设定 (日) KATOKI HAJIME
扉页·内文插画 (日) 虎哉孝征
原案 (日) 矢立肇 (日) 富野由悠季
译者 郑人彦
出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
地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出版人 李小山
出品人 刘炬伟

责任编辑 贺澧沙 邹智斌
美术编辑 罗毅俊
制版印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32
印张 7.875
版次 2012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56-5421-2
定价 2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3-07C

电话: (020) 38031526 传真: (020) 38031253 官方网站: <http://www.gztw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

(日) 福井晴敏／著

(日) 安彦良和／角色设计・插画

(日) 虎哉孝征／扉页・内文插画

(日) KATOKI HAJIME／机械设定

(日) 矢立肇

(日) 富野由悠季／原案

郑人彦／译

登场人物

●巴纳吉·林克斯

本故事的主角。受亲生父亲卡帝亚斯托付 MS “独角兽敢达”，一步步被卷进围绕着“拉普拉斯之箱”的战争中。16岁。

●奥黛莉·伯恩

新吉翁的重要人物。在“工业七号”的战斗之后，与拓也等人一起被“拟·阿卡马”收容。16岁。

●拓也·伊礼

巴纳吉的同学，是个重度MS迷。目标是成为亚纳海姆电子公司的测试驾驶员。16岁。

●米寇特·帕奇

在“工业七号”读私立高中的少女。父亲是工厂的厂长。与拓也等人一起搭上“拟·阿卡马”。16岁。

●弗尔·伏朗托

统率诨名“带袖的”的新吉翁残党军之首领。素有“夏亚再世”之称，以高强的领袖魅力集结势力。年龄不详。

●斯贝洛亚·辛尼曼

新吉翁残党军的成员，伪装货船“葛兰雪”的船长。接受追踪“拟·阿卡马”的任务。52岁。

●玛莉妲·库鲁斯

辛尼曼的部下。驾驶MS“刹帝利”，新吉翁的驾驶员。称呼辛尼曼为“MASTER”，并听从他的指示。18岁。

●利迪·马瑟纳斯

地球联邦军隆德·贝尔队的驾驶员。是政治家族马瑟纳斯家的嫡子，不过厌恶家族的束缚而投身军旅。23岁。

●塔克萨·马克尔

地球联邦军特殊部队ECOAS的部队司令，中校。指挥阻止“拉普拉斯之箱”开启的作战。38岁。

●奥特·米塔斯

隆德·贝尔队突击登陆舰“拟·阿卡马”的舰长，中校。从事阻止“拉普拉斯之箱”开启的作战。45岁。

●美寻·奥伊瓦肯

在“拟·阿卡马”舰上服役的新到任女性军官，是一位活泼伶俐的女性。22岁。

●亚伯特

为阻止“拉普拉斯之箱”开启而搭上“拟·阿卡马”的亚纳海姆公司干部。对“独角兽”有一份执著。33岁。

●卡帝亚斯·毕斯特

毕斯特财团领袖。将开启“拉普拉斯之箱”的钥匙“独角兽”托付给儿子巴纳吉后殒命。享年60岁。

MOBILE SUIT GUNDAM UNICORN
GUNDAM *UNICORN*
机动战士敢达UC

0096/Sect.3 帛琉攻略战

1 2

2 74

3 158

0096/Sect.3 帛琉攻略战

“……你刚才，说了什么？”

在那一瞬间，亚伯特陷入整个世界扭曲了的错觉，使他不禁反问起对方。“你应该听见了才对呀！”一道冷淡的声音如此在通话器的耳机中响起。

“我是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接触的。不过，巴纳吉·林克斯绝对是卡帝亚斯的儿子没错。就是在爱伦死后，他跟安娜·林克斯生的孩子。”带有杂波信号的屏幕那端，玛莎·毕斯特·卡拜因面无表情，泰然说道。

巴纳吉·林克斯，那个态度嚣张的少年。连机体代表的意义与重要性都不了解就搭上RX-0，落得要一肩担起“拉普拉斯之箱”的下场，搞错出现场合的家伙……没错，就是那个林克斯。明明自己以前也听过那个姓，为什么却没想到有这个可能性？因为自己不想承认——自问过昏昏沉沉的脑袋然后如此自答的亚伯特，重新因逼近而来的冲击而失声。屏幕上的玛莎与通信室的操控台都失去现实感，亚伯特持续感觉自己的身体与世界一起被扭曲了。

这会是设想周到的计划吗？还是全无道理的偶然全都碰在一起了呢？无论如何，卡帝亚斯·毕斯特并不是将“箱子”托付给过路的少年，而是将家族的命运托付给没能成为他继室的女人所生的孩子，一个可说是私生子的少年——还把原本有资



格该继承这些事物的人给撇在一边了。

“振作一点。不管‘独角兽’的驾驶员是谁，这都无所谓。问题在于机体已经交到了新吉翁手上的事实。这是你的失职啊，亚伯特。”

锐利的声音穿透鼓膜，将快要神游出窍的意识拉回了肉体。亚伯特抓住通话器的麦克风，重新将依赖的目光投向十五寸屏幕上所映出的玛莎。

“可……可是，在那个情况下那是最妥当的选择啊。只要没了‘独角兽’，就能守住‘箱子’的安全。我是抱着将‘独角兽’破坏掉的打算……”

“结果才是一切。我告诉过你，世人是不会对过程做出评价的吧？”

漠然地将人推向前头，但根本上却牢牢实实地握着缰绳。面对玛莎从生理上缠绕住自己的平常声调，亚伯特抵抗的气力立刻就被扼杀了。“我已经把能用的手段都用上了。”毕斯特财团的代理领袖接着说，亚伯特也只得悄然听下去。

“接到米妮瓦·扎比已被拘禁的报告，达卡的中央政府看来也慌了。不用多久他们就会有动作了吧！你留在那里，看看事情会如何发展。”

“是……”

“这是条无法回头的路。自己的失职，自己去收拾。你一定能做到。”

无法回头的路。这句话抵住了胸口，促使亚伯特抬起头，此时屏幕上的玛莎已消失无踪。看着自己蒙眬地反射在屏幕上

的脸，亚伯特用几乎无感觉的手取下通话器，重重地栽进坚硬的椅子子里。

位于舰桥构造区块一角的第二通信室之中，并无他人。狭长的小房间里配置有通信用的屏幕与操控台，仅有的两把椅子正被电源灯示的反射光源所照着。虽然此处的设备是为了在登陆作战或舰队运作之际，供所属部队整合联络信息而用的，但是在基本上以单舰出击为主的“拟·阿卡马”上，光靠舰桥的通信设备也就足以应付了。这是个即使让偶然共乘此舰的民众当公共电话来用，也不会造成多大问题的地方。

由于将与舰桥间的线路隔绝开来了，所以不用担心对话会被从旁监听。ECOAS监视的耳目也没有伸到这里，房间里只有舰内广播的模糊声音响着。广播的内容是“接索桅，准备设置”，“接舷作业预定时刻，无变更。应急班在指定时间前须……”等等。尽管不懂是在说些什么，八成是在进行补给作业的准备吧。为了与参谋本部派出的补给舰接触，“拟·阿卡马”离开暗礁宙域已过了五小时以上。和待在“冯·布朗”的玛莎取得联络，也是在妨碍激光发信的太空垃圾从航域净空之后的事，现在“拟·阿卡马”正处于平常航行状态中。

从受到新吉翁袭击，作为开启“箱子”之钥的RX-0被夺走也已经过了一天半。虽不确定玛莎是用什么样的手段，但总算把参谋本部给请动了。MS部队溃败，“拟·阿卡马”的舰体也受到显著的损伤，不过只要接受新的补给，返航的命令就不可能会下来。被用于本部直辖秘密行动的战舰——而且是一艘载了扎比家继承人的战舰，还得再持续一阵子看不见前方的航程。没



有像样的隐私权，连淋浴都不能随意进行，也无法打电话给常与之倾谈的心理师。被乘员们当成碍事者、和塔克萨等ECOAS的队员针锋相对的日子，还得再继续下去。“可恶！”亚伯特低吟，扫开放在操控台上的通话器。

那也就算了。舰内混合着涂装漆料及臭氧的特有气味在这几天内已经完全沾染在身体上，这也还忍受得了。但难以忍耐的，是睡不着这一点。“那个男人”的声音乘着空调与轮机酝酿出的风吹声，多次将自己疲惫至极的身体从睡眠中拉了回来。

无法回头的路……扣下扳机的那种感触，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忘记？根本没有其他办法。想要打乱持续了百年的秩序的，明明是那个男人。把一直以来都只会采取对全体而言最妥善行动的我置之不理，那个男人为何——亚伯特握紧僵硬的手掌。

“为什么……选上的不是我。”

从喉咙深处榨出的声音，颤动了受到薄弱重力所包覆的身体。直到这波情绪过去为止，亚伯特都没有抬起趴在操控台上的脸。



墙壁被防止自残用的软垫所覆盖着，天花板上也设有监视摄影机。房里连一个窗户也没有，而门上则设有嵌入铁栅的窥视口。俘虏收容室的景象，不管在联邦或吉翁都一样。要说有一点不同的话，就是这边的空调比较安静，仅此而已。

在那空调的声音里，混进了电子锁被解除的声响。坐在与

地板固定在一起的坚硬床铺上的米妮瓦·扎比保持坐姿，只是将头转向开启的门口。

还没到用餐的时间……会是新的审问者吗？就在米妮瓦这样想着，打算摆出防卫性姿势的时候，一张熟悉的脸孔出现在眼前。因为一时间不知该做出什么样的表情，米妮瓦立刻闭紧嘴角。背对通路方向投射而来的逆光，利迪·马瑟纳斯也以紧张的表情看向米妮瓦。

“奥黛莉·伯恩……不对，该叫你米妮瓦·扎比吗？”

用着有些阴沉的声音开口后，利迪反手关上背后的门。那瞳孔里蕴含着冰冷的怒气。米妮瓦不认为一名驾驶员有和自己会面的必要，也不觉得上级会对此作出许可。确信对方非为公事而来的米妮瓦，使劲握紧了快要发起抖来的拳头。利迪注视在米妮瓦身上的视线丁点不动，以压抑的声音继续：“小时候，我听过扎比家的演讲。”

“基连·扎比，他是你的伯父没错吧？当他弟弟卡尔马在地球战死时，吉翁本土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应该转播到了全世界吧！就是他，说别枉费了卡尔马的死，只有身为优良种族的吉翁国民，才是被上天选中的精英，喊着吉翁万岁的那场演讲。”

两人一起偷偷跑进“独角兽”的保管场所，聊过她长得像某个女演员等别无意义的话语，已是昨天的事了……不对，好像已经是两天前了吧。应该是在这段期间直接面对现实的缘故，利迪用僵硬表情克制住尝到现实滋味的悲愤，而他穿着灰色军官制服的身体则朝米妮瓦踏出了一步。米妮瓦忍住站起身往后退的想法，笔直地回看利迪的脸。





“吉翁万岁，吉翁万岁……几万人的群众就那样一起叫着。真是让人感到不舒服的光景呀！我那时虽然还是个小鬼，却记得自己起了鸡皮疙瘩。从小孩到老人家，可以分毫不差做着相同事情的那群人是怎么回事？他们是机器人吗？不会自己思考，自己去感受事情吗？”

贴近到指尖就能触及对方的距离，利迪使力握紧双拳道：“你倒是说些什么吧！”粗鲁的语音，让狭窄收容室的空气阵阵颤动起来。

“新吉翁也做过吧？让所有人一起喊吉翁万岁的那档子事。你就在这里讲讲看啊！”

与说出的话相反，那眼神动摇着。稍稍咽了一口气，避开米妮瓦想看出自己眼底想法的视线，大叫着“你说啊”的利迪将脸庞撇到一边去。

“说吉翁万岁，让我理解你是吉翁的公主啊。不这样的话……”

中断的语尾带着哭腔，静静地染湿了房间的空气。这个人是来说什么的呢？为什么看起来会这么痛苦呢？紧绷的胸口涌现这样的疑问，米妮瓦重新仰望起站在眼前的青年的脸庞。和自己一样——这个人，或许也找不到将情感化作言语的办法。明明有许多想传达的事、想确认的事，但所有的事情却都在开口前变得肤浅和轻率。

“……算了，就这样吧。”

在长长的沉默之后，利迪拨起金发，用迟缓的视线看向米妮瓦。“我也听说你一路坚决保持沉默的事。米妮瓦·扎比这等

身份的人，是为了什么单身潜入联邦的舰里……已经不是像我这样的驾驶员该过问的事。剩下的就交给这方面的专家了。”

如此让自己认同后——不对，是说给自己听之后，利迪转过身去。目送着他那和自己一样，让人觉得还在成长途中的背影，米妮瓦又听到利迪接着说的“但是，至少请你记得一件事”而抬起了下顎。

“曾有个家伙为了救一名叫做奥黛莉·伯恩的女孩子，把命都豁了出去……那家伙直到最后，都还叫着你的名字。叫的不是米妮瓦·扎比，而是奥黛莉这个名字。”

心脏鼓动了一次，在殖民卫星的巷道里和自己一同奔跑的少年脸孔横越脑海。利迪瞥了一眼说不出话的米妮瓦的脸，便沉默地走向门口。男人的想法，有时实在太过于偏颇了……尽管米妮瓦反射性地这么认为，却还不足以抹去那股莫名的罪恶感，于是她开口了：“你真的是什么也不懂呢！”

利迪停下了正要碰到门把的手。他那流露出惊讶以及些许愤怒的脸转了回来，让米妮瓦一瞬间觉得对方真是个正直的人。压抑住在胸口底下蠢蠢欲动的感情，米妮瓦继续道：“你说交给这方面的专家，是指谁呢？”

“当然是审问官，或者与司法相关的……”

“这桩事件不会有司法层面的介入。作战本身既不会被公开，我本人遭受拘禁的消息也不会被报道出来。”

讲了也是多余。而且说出来之后什么也不会改变，也救赎不了什么。虽这么想，米妮瓦硬保持了一整天沉默的嘴巴却停不下。利迪变了脸色，说道：“这是什么意思？”并把全身转向



米妮瓦这边。

“就和我字面上的意思一样。你觉得这次的作战是能报道出来的吗？”

“可是，这件事与拘禁米妮瓦·扎比……”

“若是公开我被拘禁的事情，新吉翁就不得不采取行动了。弗尔·伏朗托始终不愿意承认我是米妮瓦·扎比，是为了什么？”

“那是为了不陷入我方利用人质的作战……”

将接着想说的话和呼吸一起吞进口中，利迪闭上了嘴。“只要你想想就会明白了。”米妮瓦说着，便将视线落到了地板上。

“近十年以来，我之所以不会被捕的理由。新吉翁之所以能再度整建军备的理由……”

立下自治独立的宏大誓愿的宇宙殖民者热情、赌上性命也要复兴吉翁的无名战士们的牺牲——这些都是原因。但是，光有理念是无法做到什么的。即使是反政府运动，如果没有发挥使运动成立的政治与经济功能，组织体就无法具有力量。“你想说这是套设计好的戏码吗？都是联邦与新吉翁之间设计好的？”面对如此出声的利迪，米妮瓦以羞愧的心境承受了质疑。

“虽然在‘工业七号’所发生的事现在应该会受到大幅报道，但后续报道应该会在三天内就销声匿迹才对。这对因事件失去亲人或朋友的人们而言是无法被原谅的现象……不过，宇宙圈的居民已经对联邦这种没道理的部分习以为常了。联邦一直以来都默许我们的存在，当成是承受这些不满的挡箭牌。”

和警察机关不会认真地去驱逐帮派组织的道理是类似的。这些组织就像是为了让违法分子不至于分散，接受统一管理的

垃圾袋。联邦与新吉翁彼此都守着这条线，持续地让经济的齿轮——一种在名为紧张的动力下转动的齿轮运转着。就这层意义来看，与其说是套设计好的戏码，用一丘之貉这个词来形容还比较准确。“到目前为止是如此的。”附加上这一句之后，米妮瓦暂且闭上了嘴。“……是‘拉普拉斯之箱’破坏了两者之间的均衡吗？”如此自言自语的利迪，瞬间露出一副恍然大悟一般的表情。

“是的。不过，应该还不只如此。考虑到像‘独角兽’这样的MS被开发出来的事实，联邦或许已经有了要和新吉翁清算彼此关系的动作。正因为如此，毕斯特财团才会动用上秘而不宣的‘箱子’。”

和平与安定是很脆弱的，卡帝亚斯曾这么说过。在这个理念化作形骸，就连反动势力都依赖着“管理”的时代，想钻“管理”的漏洞反而变得容易了。在“管理”的范畴内整顿军备，却若隐若现地展露出深沉意志——想打破现状的弗尔·伏朗托是这样做的。一方面推行以缩减军备为基调的重编计划，同时也企图要完全消灭吉翁的联邦军首脑亦是如此。卡帝亚斯或许是想借由投入“拉普拉斯之箱”这项刺激物，把这歪曲的架构熏炙出肉眼可见的外形吧。因为大战的记忆已经远去，人们变得相信自己就连战争也能“管理”，神经上更出现模棱两可的部分，忽视了危机产生的征兆……

不管怎样，都已经是再想也枉然的事了。审视起身为一名阶下囚而受制于联邦舰上的自己，米妮瓦微微叹息。如果能像利迪所说的那般，被送交司法机关并接受公正的裁决的话，自